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十五尊 伏虎羅漢

大梵尊者，莊嚴國人，一生好敬奉神明，寶鼎心香，四季氤氳不絕。初為敬國比丘，善談如來妙理，此邦之人，宗信佛教，一聞演教比丘，視若活佛降生，相率從其法戒。此時尊者妙理雖談，真心尚未超悟，但慈悲方寸，終是好普濟眾生。見人貧窘，則出所有以賑濟之，見人疾苦，則出丹丸以針砭之，見人厄難，則竭才智以扶持之。制行端方之人，陽相陰翊，不誇其能。趨向奇偉之士，潛施默濟，不矜其功；不分爾我，天下合為一人；不問親疏，中國聯為一體，恍惚太公氣象。庶幾，兼愛風聲也，不特從游之徒沐其教，被其恩，異國他鄉亦稱其仁，頌其德也。有詩為證：

潛施默濟無矜色，遐邇人民悉頌仁。

尊者道雖偏於老氏，心實向乎佛宗。故遇臣子，則為講明忠孝之道，而又援古人以為證驗。遇昆朋則為講明悌友之道，而又稽往牒以為師資，禪師真墨名儒，行老氏而姬公者也。有時推墨以附儒，又恐墨道攙入於儒，有時援儒以入墨，又恐儒術混同於墨。身介於儒釋之中，欲解脫為佛，又欲羽翼乎儒者也。有詩為證：

比丘恍惚有儒風，臣子昆朋講正宗。

恐墨入儒儒混墨，大為區別兩途蹤。

尊者一日出行坊郭，見道有死人，無人埋殯，大發歎曰：「惟予之辜，不能開覺路，出迷路，以至此也。」一日，泛舟胡海，見江有流屍，無人收殮，大咨嗟曰：「惟予之咎，不能出苦海，登彼岸，以至此也。」二者俱捐資以瘞埋之。如是之類，難以枚舉，以故香名遍天下，陰德滿乾坤。有詩為證：

性地樹菩提，心田毓紫芝。

陽春真有腳，處處布光輝。

尊者慈悲普濟，修滿功成，一旦得高人點化，超悟宗旨，遂領徒遠方行化。尊者一日獨自先行，眾徒遺落在後，將過一高嶺，山下土人止之曰：「高山有盜，巨魁雄猛，脅從猖狂，劫財傷命，一人不可往。」尊者曰：「賊勢雖張，不殺慈悲之族，吾正欲化強暴為善良，何可卻步不進。」遂登山，至半腰，果逢一伙嘍囉下山打擄，問尊者討買路金。尊者向嘍囉躬身作禮，口念彌陀，問列位施主化緣。嘍囉曰：「我等是有名活羅漢，正欲下山化緣，客旅誰似你無眼死禿驢，到來上嶺與我提緣。天堂有路不去走，地府無門撞入來，想在鄉村城市，或假鼎建寺宇，因故或托修理橋樑，善緣誑騙富貴人家金寶成千成萬，今日難逢難遇，且把此來轉舍與我供養山中寨主，也是你今日不滅因果。一日生意，全靠你發個好市。」有詩為證：

山巔有盜不堪行，客旅遭殃哪獲寧。

強暴不從尊者化，半山攔住索金銀。

尊者曰：「小僧日前在莊嚴國中講經設法，承國王賜得些金寶，眾徒負帶在後，汝等必欲買路，可與後來眾徒索討。」嘍囉怒曰：「不必推三阻四，後來人包不得你，從直獻來，更見人情。新磨寶劍如霜，未得生人肉吃，你手持念珠會化人，我手持利刀會殺人，激發眾人心性，一時噬臍無及。」尊者曰：「囊中實無買命之錢，項下原非祭刀之肉，汝等必欲索討，我有金蓮寶座一所，任你眾人取去。」嘍囉曰：「寶座何在？」尊者將手從平地一畫，須臾，地中湧出金蓮寶座，尊首跣足立於其上，周圍烈火烘騰，落得旁邊，一看不敢冒火去取，沃之不滅，撲之愈揚。寨主聞知，亦會同眾頭目下來取寶。尊者所從徒眾，耳聞山中聲喊，目見山上火揚，匆忙趕來，只見尊者立在火中。只說是賊人焚劫其師，各人抖擻精神，來與嘍囉廝殺。鬥了數合，嘍囉抵敵不過，走回山寨。尊者自將無上甘露滅了三昧真火，眾徒弟恃勇欲趕入寨去，滅其群丑。尊者止之曰：「不可。彼之性盜，汝性亦盜耶？但此盜不平，終為路梗，吾自有平服之策，不須汝等殺戮。」只望山將手一畫，其山破為兩半，巢穴平空火起，燒得醜虜焦頭爛額，無處安身，此時賊眾良心悔悟，俱拜伏山巔，願披剃為僧。尊者乃為之持齋受戒，帶往四方行化。有詩為證：

火裡金蓮實可誇，嘍囉無計可搬拿。

穴中火起無逃躲，俯拜比丘作伏命。

尊者服了草寇，又欲越下嶺岩，經游異國。眾人稟曰：「崖下有虎，其勢負隅，其聲咆哮，牙爪大張，雖眾不可行。」尊者曰：「吾自有術降之。」囊中取出丹丸，化石成羊，投之崖下以飼虎，虎食數口，負隅之勢斂矣，咆哮之聲息矣，牙爪不張，馴若園中豕豚，望山巔首服者數次。尊者知是歸依，遂為之受戒，帶回本國聽經脫化，有詩為證：

服了強人服虎狼，出之苦海上慈航。

山君兀自知回首，何況人心本善良。

莊嚴國王相位久虛，夢卜來得其人，聞尊者普濟功德浩大，遂安車蒲輪，迎尊者歸國，拜為攝政太師，以聽莊嚴國事。尊者居了相位，國人見其慈和遍洽，功德彌天，舉欣欣有喜色，相告曰：「國中相大梵矣，我輩少緩須臾之死，以觀德化之成。主上雖不及紫極堯舜，相臣則依稀青槐伊周矣。昔者無位無時，尚且博施濟眾如此，況今日居有為之位，乘可為之時，運無為之德，其巍巍相業，蕩蕩德化，又當何如？」有詩為證：

普濟功德蕩且巍，迎居相位握綱維。

欣欣喜色人相告，德化之成定可期。

尊者承恩拜相，不以功高而驕，不以位尊而傲，日夜匪懈，虔恭下土，吐哺有之，握髮有之，以致君澤民為心，以輔理承化為事。平明登紫閣，日晏下彤闈，氣有沴戾，物有夭札，皆罪己參贊失職所致。運取心上經綸，建出擎天手段，古人濟川舟楫，和羹鹽梅，不是過矣。有詩為證：

三聘迎歸作相臣，兢兢保大與持盈。

虛懷折節親賢士，欲為君王建太平。

莊嚴國王見尊者德深下土，功格皇天，上焉天命眷，下焉人心歸，中焉鬼神享。天與人歸，可膺帝王統緒，況已又承祧乏嗣，垂老倦勤，效揖遜之風，將先君所傳國統禪與尊者。尊者自以臣子而一旦偃蹇為君，恐騰物議，遂西向讓三，南向讓再三，以國統遜還國主。欲妙選宗中賢者，以繼承大統，不然推舉朝中有德者君之。若己涼德不穀，居端揆，且負餘愧，恐來天下伴食之譏，何敢妄自尊大，闖奸天位，而蒙垂延睨睨之誚，仍效仿古人逃避，致還其臣而去。其徒聞風，相率而從之，喜其得終修佛之功也。舉國之人，感其好生之德，沐其慈悲之化，亦相率而從之，宗之為佛教之師，是即戴之為德政之君也，不得已始轉還國中，代攝國政，行國君之事，國王退乾清宮養老。有詩為證：

偃蹇為君物論騰，讓三讓再杜邪萌。

人歸天與難逃避，始轉中邦握化權。

尊者涓取某年月日居了正位，兢兢業業，惟恐上負天心，下負人望，日不遑食，夕不遑寐，以綜理萬幾為務。每夜且焚香告天曰：「某無似，一旦承君臣禪舉，濫居九重寶位，負愧不勝，有如執玉捧盈，惟恐不勝恫也。倘皇天后土予我為君，願玉燭調和，金甌鞏固，百姓享春台之樂，九重無四顧之憂，臣所願也，天其謂何？」有詩為證：

業業兢兢綜萬幾，有如無力捧盈卮。

願調玉燭金甌固，萬戶同春慰所私。